

Andrew Carnegie

卡耐基自传

中外经典名人传记系列丛书

[美]安德鲁·卡耐基/著 文武/译



他是窥见上帝秘密的人；
他是贫民窟走出来的世界首富，美国经济界的大鳄；
他缔造了现代商业模式，影响了美国人对财富的认识；
他的一生不仅是一个穷孩子实现美国梦的精彩故事，
还是一段人性光辉的不朽传奇。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Andrew Carnegie 卡耐基自传

中外经典名人传记系列丛书

[美]安德鲁·卡耐基/著 文武/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卡耐基自传 / (美) 卡耐基 (Carnegie, A.) 著; 文武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1

ISBN 978-7-5463-6974-7

I. ①卡… II. ①卡… ②文… III. ①卡耐基, A. (1835~1919) — 自传 IV. ①K837.1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45368号

卡耐基自传

KANAIJIZIHUAN

丛书主编: 范中华 尹 磊

出 版 人: 刘丛星

作 者: (美) 卡耐基

译 者: 文 武

责任编辑: 范中华 解 雪

书装设计: 九月八·设计工作室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社科图书有限公司

电 话: 0431-86012730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15.25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3-6974-7

定 价: 24.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卡耐基自传

第一章	父母和童年	001
第二章	丹弗姆林和美国	014
第三章	匹兹堡和工作	022
第四章	安德森上校和书籍	029
第五章	电报公司	034
第六章	铁路公司	041
第七章	匹兹堡铁路主管	054
第八章	内战期间	065
第九章	建造大桥	076
第十章	炼铁厂	084
第十一章	纽约总部	096
第十二章	交易磋商	105

第十三章	钢的时代	114
第十四章	合伙人、书和旅行	122
第十五章	马车旅行和结婚	129
第十六章	工厂和工人	135
第十七章	荷姆斯泰德罢工	140
第十八章	劳工问题	146
第十九章	《财富的福音》	158
第二十章	教育和养老基金	168
第二十一章	和平教堂和皮坦克里夫	178
第二十二章	马修·阿诺德和其他人	189
第二十三章	英国的政治领袖	197
第二十四章	格莱斯顿和莫利	203
第二十五章	赫伯特·斯宾塞和他的信徒 .	213
第二十六章	布莱恩和哈里森	218
第二十七章	华盛顿外交	224
第二十八章	约翰·海和麦金利总统	230
第二十九章	会见德国皇帝	236

第一章 父母和童年

曾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每个真实的自传都是有趣的”。这也是我写这篇回忆录的动力，因为我相信当我的亲友看到回忆录上的文字时，他们大概是不会太失望的。每当想到我写的这些故事至少能让了解我的一部分人感兴趣时，我就感到很欣慰，并鼓起勇气继续写下去。

我的朋友梅隆法官几年前曾经写过一本这样的书，我也有幸拜读过，正是读他的传记才坚定了我写作的信念。梅隆先生的自传不仅给朋友们带来了极大的欢乐，而且也会在他的子孙后代中间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本书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它最大的价值在于揭示了人物的特征。这让许多不了解梅隆先生的读者也能对这本书爱不释手，并且把它列入了他们最爱的书目之中。与梅隆先生写作自传的目的相似，我也只是想讲讲自己的故事，就像跟家人、朋友聊天一样，可以津津有味地谈一些不起眼的事情，可以随心所欲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1835年11月25日，我在一个仅有一层的小阁楼里出生了。这间简陋的小阁楼位于苏格兰的织布贸易中心——丹弗姆林的摩迪街和皮奥雷巷的拐角处。就像俗话说的那样，“我有贫穷而诚实的父母，善良的朋友”。我的祖父叫安德鲁·卡耐基，我很高兴沿用了祖父的名字；我的父亲是威

廉·卡耐基，他是工厂的一名织布工人。

具有坚韧不拔精神的祖父是他们那个时代激进派的带头人，而智慧幽默、和蔼可亲的特质又让他成为了快乐社团——“提梅尔学院”的主管，因此他在当地是颇有名气的。祖父的密友经常称他为“教授”，当离开丹弗姆林14年的我重新回到这片热土时，我遇到了一位认识我祖父的老人。当他得知我就是“教授”的孙子后，他非常激动地朝我走了过来，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我的额头，然后用苍老而又兴奋的声音说道：“上帝啊，你就是安德鲁·卡耐基的孙子！简直跟你爷爷一模一样！”从他的表情我可以看出他是那么地怀念我的祖父。

在丹弗姆林的日子里，我听到了很多有关我祖父的故事。其中的一个故事让我久久不能忘怀。那是一个新年夜，当天色暗下来之后，一个老妇人的窗户上出现了一个鬼脸，她被吓得惊叫，当她再仔细一看时，发现那是我的爷爷——安德鲁·卡耐基先生。他们告诉我，当时75岁的安德鲁·卡耐基先生会经常想出各种方法去吓唬他的那些老太太朋友们。可能是遗传了祖父的这种“乐天派”的性格，我天生就具有很强的排解烦恼的能力，正如朋友们说的那样，我也有可以把“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本领。我认为阳光一样的性格比财富更具价值，性格和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是可以培养的，所以说年轻人要时刻注意培养自己乐观的性格。如果我们能够具有一点点哲人的思想，并且不会为了一件错事而不停地责备自己，那么我们会始终保持微笑，不会被烦恼纠缠。我的老友贝利·沃克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会很坦然地承认自己在教堂里打盹的事。伯恩斯也曾说过：“唯有自责才可怕。”

我的外祖父叫托马斯·莫里森，他比我的祖父更有名气，他是威廉·古伯特（《政治评论》的撰稿人）的朋友。在丹弗姆林时一位老人曾在我面前称赞外祖父的演说和领导才能。跟他的朋友威廉·古伯特一样，我的外祖父也曾经出版过刊物，刊物的名称是《先驱报》。虽然这份刊物并不能跟《政治评论》相提并论，但在当时却被称为最激进的报纸。我曾读过外祖父写的文章，大多数都是关于教育的重要性的。在他所写的那些

作品中，我认为《普通装载机与手持式装载机》的一本小册子是最有价值的。这本书70多年前就出版了，文中清晰地表达出了工业技术教育会在将来社会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所以他非常支持工业技术教育。古伯特也曾把这个小册子的结尾放进他的《政治评论》中出版，原文是这样的：“我感谢上帝，让我在年轻时就学会了做鞋、修鞋。”古伯特也曾以编辑的身份说他与我外祖父的书信是他最有价值的通信之一。我想我现在信笔涂鸦的爱好应该遗传自父母双方的两个家族。

我的外祖父是当时具有先进思想的激进派成员，而出众的演说才华和热情的性格都使我的外祖父得到了其他人的尊敬，后来他成为了激进派的头目。当我的外祖父老去之后，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森接替了他的位置。在美国，当得知我是托马斯·莫里森的外孙后，很多有名望的苏格兰人都来拜访我，他们跟我握手，并表达对我外祖父的感激之情。克利夫兰和匹兹堡铁路公司的负责人法默先生和著名的丹弗姆林历史研究家埃比尼泽·亨德森都曾说过，他们的成功得益于我外祖父当年的帮助。

听到很多感谢和赞美的话之后，我有了更高的人生追求。而在所有的赞美的语言中我始终认为那位格拉斯哥的记者说的话最能触动我的心灵。那位记者曾听过我的一些演说，并且报道过我和我的家族的一些事情。当我在圣·安德鲁会堂上做关于美国自治的演说时，他对我的报道大概是这样的：“当我看到托马斯·莫里森的外孙在讲台上演讲时，我惊呆了，他的相貌、行为举止、演说风格跟他的外祖父是那么相像。”

虽然我不知道我外祖父的相貌是怎么样的，但是我可以坚信我和他长得惊人的相似。当27岁的我第一次回到丹弗姆林时，我的舅舅坐在我旁边，他的眼里饱含了泪水，内心激动的他跑出了房间，因为他在某一刻仿佛从我身上看到了自己父亲的影子。但是这种感觉又是转瞬即逝，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我的母亲也经常能在我身上发现外祖父的特征，我深深地被这种神奇的遗传因素打动了。

我的外祖母霍奇女士年轻时是爱丁堡受过教育的一个淑女。她知书达理而且很有地位，也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但不幸的是她很早就去世了。

我的外祖父本来是丹弗姆林的一位皮革商人，有着不错的经济收入，但是经过滑铁卢战争之后，我的外祖父破产了。因为外祖父的破产，他所有的孩子中只有年龄较长的舅舅有过幸福的童年，而其他的孩子都是过着艰苦的日子长大的。

我的母亲始终给我一种神圣的感觉，她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特别是在我的父亲去世后，母亲就成为了我生命的全部。我曾在我的第一本书中提到——“献给我最最爱的女英雄——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家中的次女，她继承了外祖母的高贵和优雅，虽然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最了解她，但是我始终无法用语言把她的形象准确描述出来。

我认为出生环境和家庭传统会对一个人产生潜在的影响，我很高兴自己能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艺术评论家罗斯金曾说过，在爱丁堡的男孩会受城堡的影响，而丹弗姆林的孩子都会受到大教堂的影响。11世纪时苏格兰修建了威斯敏斯特城堡，这个城堡是由马尔科姆·坎摩尔国王和他的王后玛格丽特（苏格兰的守护神）修建的，并且历代国王的宫殿和大教堂的遗址目前仍然存在，马尔科姆国王塔、皮坦克里夫峡谷和玛格丽特王后的圣坛以及古老的歌谣也保留了下来。阿比大教堂的中心是布鲁斯国王的陵墓，而且很多皇室家族的成员也长眠在这周围，其中也包括圣·玛格丽特王后。

丹弗姆林曾经是整个苏格兰的首都和宗教中心，它是坐落在福思湾北面三英里的高地上的小城，从这里往北看是奥克山顶，往南可以看到爱丁堡。所以第一次来这里观光的孩子们都会感到非常兴奋。

在这里，孩子们从小就受到诗意和浪漫的熏陶，历史和传统的感染，这就是孩子们童年的真实世界。而从小生活在这种真实世界的孩子们即使后来受到残酷现实的打磨，他们也不会忘记这种真实世界的感觉。即使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前一刻，他们仍然不会忘记早年他们身边的环境和传统对他们的影响。或许这种影响会在某个时刻消失，但是不久之后它就会重新发挥作用，让从这里长大的孩子们找到生活的方向。每一个长在丹弗姆林的孩子都会受到大峡谷和宫殿、教堂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他们的幼小

心灵中根深蒂固，让他们变得与众不同，让他们具有成功的自信和忽略贫贱出身的本领。当然我相信我的父亲和母亲也具有浪漫和诗意，因为他们也出生在这片热土，从小受到周围环境的熏陶。

我的记忆也是从我们家搬到里德公园的一所宽敞的大房子开始的，这得益于父亲织布生意的成功。我们在那里居住的房子是普通的旧式苏格兰房子，因为父亲的织布机把楼下都占满了，所以我们只能居住在二层，每天都要从路边的楼梯上去。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次父母和威廉姨父、艾特肯姨妈围在一起津津有味地看着一张大约两平方英尺的美国地图，他们认真地在地图上找着匹兹堡的位置，还指着伊利湖和尼亚加拉河，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但不久之后姨父和姨妈就搬到我在地图上看到的地方去了。

那时候我们整个家庭陷入了极大的危机之中，镇上也发生了骚乱事件。我和表兄乔治·劳德都清楚地记得有一面谷物法游行中用的旗帜藏在我们家的顶楼，我想那大概是我们家的某个激进分子藏的。那时候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动乱和惊恐中，而父母双方的家庭也因为立场不同分成了两派。当时我的父亲只是忙于各种演讲集会，根本无暇关心自己家里的事情，整个大家庭的命运像在风雨中的树叶一样飘摇不定，而又显得那么脆弱。

一天夜里，当我们正在熟睡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们惊醒了。敲门的人告诉我们，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森因为组织非法集会已经被抓起来了，而这次是镇长亲自出马去舅舅组织集会的地方把他抓回来的。群众们为了救他也组织了一次规模巨大的游行。镇长被游行的阵势吓到了，他想让我的舅舅把街上的人解散，舅舅答应了他的要求。正如我们家族的所有成员一样，舅舅既激进爱国又正直守法。

把一些人私下说的话公开，大家可以想象这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我向往着会有一块自由的土地，在那里生活着我的同胞，在那里我们可以谴责国王和贵族政府以及各种形式的特权，在那里我们可以实行共和国政体。为了实现这些，当时还是孩子的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杀死国王和公爵、地主，而且认为他们的死并不是国家的遗憾，而是对国家的一种贡

献。

童年的影响让我对那些仅仅靠门第而获得特权的个人或者阶级充满了敌意，而那些人经常被认为是没有什么能力的，只是因为出生在一个好的家庭，才有机会获得特权，而“他们家真正的英雄就像土豆一样，埋在地里”。虽然这些人出生就过上了拥有特权的生活，但是我认为特权并不是人生来就有的。

我始终认为在这个国家里丹弗姆林的佩斯利涡纹旋花之所以闻名，是因为它有激进的思想。因为我所认识的生活在丹弗姆林的人，大部分都是手工业者，这些手工业者的工资并不是按照时间来计算的，而是按照他们的件数来计算的，所以他们经常从制造商那里承包下来，然后带回家用自己的织布机来完成。

那时候丹弗姆林的男人们经常在午饭后聚在一起讨论时政，因为所处的时代令他们有着强烈的政治热情，所以当时的男人们都非常关心政治。在他们的谈话中，经常会提到休姆、科布登、布赖特等人的名字。就跟我的家族其他成员一样，年幼的我也经常会参与到人群中，听那些人激烈地讨论，而大家讨论的结果就是一定要有所变化。这些激情澎湃的人们组织了很多集会，并征订了一些伦敦的报纸，每天晚上都有很多市民来听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森宣读最新的社论，这其中也包括了镇上的传教士。当我舅舅的宣读结束之后，大家就开始积极地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的家族的其他成员对这种经常性的政治性集会都非常热心，我的父亲和一位叔叔经常在集会上发表演说，而他们的演说每次都有很多的支持者。有一次，我钻到人群中去听我父亲的演讲，因为人群中不断发出的叫好声让我无法按捺住内心的激动。当我告诉将我夹在双腿之间的那个人演讲者是我父亲时，他竟然把我从地上抱起举过了他的头顶，让我坐在他的肩上。

可能是受到父亲及身边人的影响，当时还不懂得什么是公民权的我就从内心有了“誓死捍卫公民权力”的信仰，并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

我的姨父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我的姨父和J.B.史密斯（丹弗姆林议会代表约翰·布赖特的朋友）。那时候姨父是委员会的成员，选举正在按计划有序地顺利进行，直到选区主持人宣布史密斯是一个“神教徒”之后，场上沉默了。卡耐·希尔村的史密斯委员会主席是一位铁匠，他对外扬言坚决不会给史密斯投票。于是我的姨父亲自赶着马车去找他辩驳，他们俩在村里的一个酒馆里进行了一番有趣的谈话。那位主席说：“先生，我绝不会为一个神教徒投票的。”他的态度是那么坚定。“但是，如果他的竞争对手是基督教徒呢？”听完姨父的话之后，那位主席的态度随即改变了。最终史密斯以超过半数的票赢得了这次选举。

我的父亲并没有意识到“工业革命”的到来会给他的生意带来致命性的打击，他仍旧采用手工织布机织布，但是他的织布机很快就直线跌价了。在这个危急关头，我的母亲在摩迪街开了一家小店，虽然没有丰厚的收入，但是维持家庭舒适而体面的生活是足够的了。因此，我始终认为母亲就是支撑着整个家庭的一股不败的力量。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知道了什么是贫穷。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个画面是始终抹不掉的。那天父亲带着最后一点布匹离开了家，希望可以找到可以合作的制造商，母亲从父亲离开家门的那一刻就开始在屋里焦急地等待着父亲的归来。当看到父亲回来时的模样后，我的心在隐隐作痛，尽管就像伯恩斯所说的那样“不卑鄙、不低劣、不可恶”但也“祈求上苍再赐一片乐土，让他可以劳作求生”。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下决心一定要改变现状，虽然我们的收入少了，但是跟邻居相比我家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此而下降，我的母亲每天都在琢磨如何让她的两个男孩穿得干净整齐。

我的父母持有一个观点：只要我自己不要求去上学，他们就不会主动送我去上学。但是很快他们开始认识到这个决定的错误性，因为长大后的我根本就没有上学的想法，于是他们求助于罗伯特·马丁校长。有一天校长带着我和一些已经入学的伙伴去远足，回来后我就跟父母提出了去马丁学校读书的想法，父母非常高兴，很快就把8岁的我送到了学校，后来的经验告诉我，八岁入学是不晚的。

我非常喜欢学校的生活，而且一旦因为一些别的事情去不了学校，我就会非常生气。但是事与愿违，我经常会因为必须要打水而去不了学校。那时候我早上的任务就是到街头的井里去打水，因为那里储水不多，而且也不规律，经常会等很久才能打到水，有时会等到正午才能打到。我经常无视老太太们前一天晚上在井边上放好的水桶，直接冲到她们前面去打水，为此我被他们称为“坏小子”，但是经常跟这群老太太理论也使我具有了很强的辩论能力。

校长知道我经常迟到的原因，所以总能原谅我。后来我找到了一份课后在店里当伙计的工作，每天下课之后，我都会早早地来到店里。现在回想起10岁时的那段日子，我感觉挺满意的，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成为了父母的好帮手。因为我的诚实守信，不久之后很多店主都很信任地把账目交给我保管，这让我从小就接触了生意上的一些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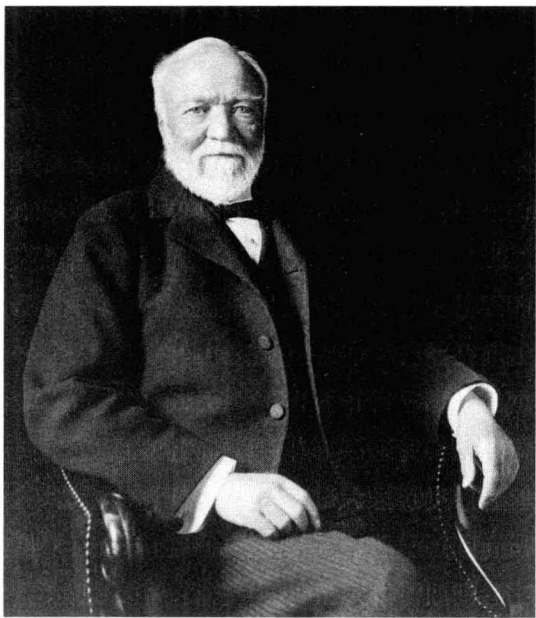
可能是因为马丁校长对我太好了，在学校里别的孩子给我起了一个我很讨厌的绰号——“马丁的宠儿”，虽然当时我并不知道其中的全部含义，但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好好地报答过我的这位校长。

在我的一生中，姨父劳德对我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那时候我的父亲非常忙，整天都呆在织布房里，没有时间关心我。而我的姨父是海尔街一家商店的店主，时间比较充裕。（在丹弗姆林街，店长有各种贵族等级，姨父所在的那条街是贵族店长们聚集的地方。）在我刚入学不久，我的姨妈就去世了，这对我姨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这时的他只有在跟我和他的独子——乔治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感到些许宽慰。跟姨父在一起的日子里，他教给了我很多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他不仅教我和乔治英国历史，而且还让我们想象每个国王都分布在房间墙上的某个位置，接着为我们上演他熟悉的画面。姨父的说教非常形象，所以至今我还记得维多利亚膝盖上抱个孩子的画面。

长大后我找到了收藏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里的历代国王的名册，并把姨父没有讲全的部分补齐了。在这些国王中，姨父最崇拜一位共和主义国

王，他曾经给罗马写过信，在信中他提到如果不停止对教徒的迫害，英国就会动用武力。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停尸桌上曾经停放过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尸体。是的，克伦威尔在人们心目中是伟大的英雄。姨父给我们讲了许多苏格兰早期的历史，这其中有关于华莱士、布鲁斯、伯恩斯、布林德·哈里、斯科特、拉姆齐、坦纳西尔、霍格和费格斯等人的故事。那时候的我在内心深处已经埋下了强烈的爱国之情，而且至今也没有改变过。华莱士的身上具有英雄的所有特征，是我们伟大的英雄。有一天，一个小男孩的话深深地打击了我，他说苏格兰不如英格兰大，我非常伤心，并求助于我的姨父。姨父跟我说如果将苏格兰展成英格兰那样的平地，那么苏格兰是要比英格兰大的，但事实上高地是不可以展开的。姨父的回答让我那颗不安的心顿时安静了下来，我依然像以前一样热爱苏格兰。后来我又跟别人争论苏格兰和英格兰人口多少的问题。我又求助于我的姨父，我的姨父告诉我英格兰与苏格兰的人口比例是7:1，但是人口众多的英格兰却在班诺克战役中败给了苏格兰。这又让我因苏格兰而感到非常高兴与骄傲。

战争会繁殖战争，的确是这样的，两个国家一旦挑起了战争，那么它们之间的战争是永无休止的，因为一场战役总会引起下一场战役的爆发。所



图为卡耐基：卡耐基的成功在于对华莱士的崇拜，对布鲁斯的信仰，还有更多童年时期来自姨父的教育。姨父让卡耐基在心里为苏格兰留下了最高贵的地方去记忆她，怀念她。成功之后，卡耐基也时刻不忘回报自己的苏格兰，他总想让自己的汗水在他深爱的土地上绽放最美的花朵。

有美国和英国的男孩子都学过华盛顿和福格谷的历史，也了解被雇佣的黑森人杀死美国人的事情，所以，美国的男孩子对英国人持有仇视的态度。我和我在美国的侄儿都学过这些历史。虽然善良的苏格兰人并没有想到要攻打英格兰人，但是英格兰人却总想跟苏格兰人发生战争，这让两个民族之间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偏见，这种偏见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在两个民族之间不断延续下去。

姨父经常会用诗歌来控制我和“多德”（乔治·劳德）的情绪，他总是告诉来家里做客的朋友说他能让我们两个哭、笑或者打架。姨父的第一个法宝就是讲华莱士被出卖的故事，每当姨父给我们讲经过他加工之后的这个故事时，我们两个都会流下伤心的泪水。

那时候我几乎天天都跟我的姨父和“多德”在海尔街待着，这段时间让我和“多德”之间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情愫，这种情愫是会伴随我们一生的兄弟之情。因为关系亲昵，所以我们互相叫“多德”和“乔治”，而这两个昵称是家人给我们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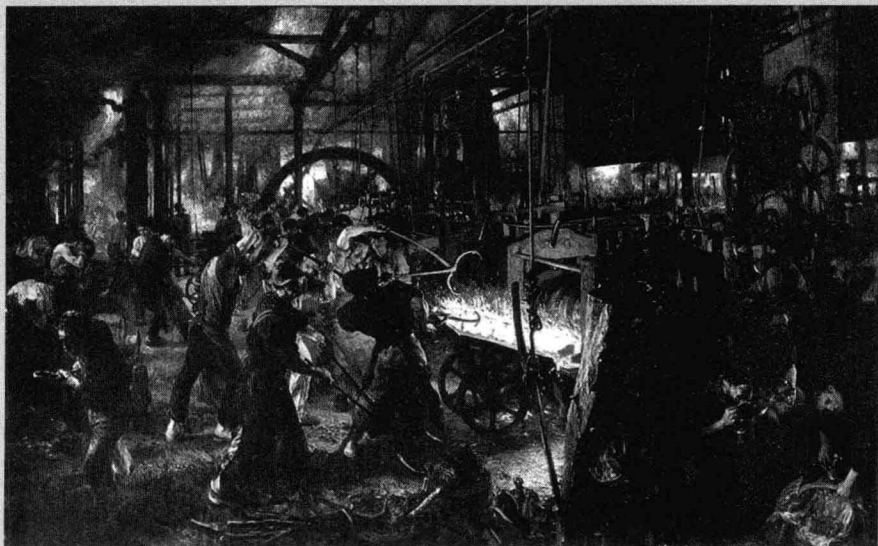
从姨父的家到我家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沿着教堂的墓地，晚上的这条路总是漆黑一片，因为那里没有灯；另一条路就是走五月门大道，在那里没有黑暗的恐惧，因为灯光可以照亮前行的大道。每当晚上姨父送我回家时，他总会故意问我走哪条路，崇拜华莱士的我每次都会选择走教堂那边的那条没有灯光的路。虽然每次都会非常害怕地走过教堂的拱桥，但是我从没有中途改变路线的想法，这一点我至今也非常自豪。久而久之我也有了走黑暗道路的法宝，一个是吹口哨壮胆，另外一个就是以华莱士为精神支柱。

因为从小听姨父讲名人的故事，所以我和表兄会对每个人有自己的评价。在我们心中华莱士是最大的英雄，其次是约翰·格雷厄姆先生。而国王罗伯特·布鲁斯在我们眼中仅仅只是国王，并不能在我们心中占据一席之地。现在想想当时的那股强烈的爱国力量一定是来源于我们心目中所有的英雄，特别是华莱士。在孩子们的心中，最可信赖的人不是父母，也不是老师，而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

后来我到了美洲其他的一些国家，住在那里的人们都感到非常骄傲，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在我的心中，一个没有华莱士，没有布鲁斯，也没有伯恩斯的国家是没有骄傲的资本的。他们的骄傲只能归结于一点——他们没有去过苏格兰，根本不知道苏格兰的伟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地发现，并不是只有苏格兰有英雄，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的英雄，但是我坚信一个真正的苏格兰人无论离家多久，都不会忘记自己的祖国母亲，更不会贬低她。他只会找理由来抬高对别的评价，这样可以让自己的子孙为养育他们的这片热土作出自己的贡献。当我在这片新土地上生活了许多年之后，我仍然没有意识到这是我所属于的地方，我始终认为我是一个临时的住客。就像彼得森校长的小儿子一样，我们的心只会属于苏格兰，而加拿大等地只是适合作为旅游观光的地方，因为我们不想与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华莱士、布鲁斯离得太远。

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又称产业革命，是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历程，即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大多数人认为工业革命发源于苏格兰中部地区，瓦特改良蒸汽机以后，整个手工业生产被机械化生产所取代，一般来说，蒸汽机、煤、铁和钢是促成工业革命技术加速的四大因素。随后工业革命传播到英格兰及整个欧洲大陆，19世纪传播到北美地区，对科学发展及社会变迁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图为工业革命初期的生产场景，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开始向机器大工业过渡，这只是起步阶段，工业化程度较低，而且很多手工业主并没有意识到工业革命的到来。